



The Selected works of Liu Yazhou
刘亚洲文集 / 卷六 / 报告文学卷

文集
刘亚洲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报告文学卷 / 刘亚洲 著

刘亚洲文集 · 卷六



C53
447
V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亚洲文集.第6卷/刘亚洲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354-7654-8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刘亚洲-文集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C53 ②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6263号

刘亚洲文集·卷六

刘亚洲 著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王赛男 装帧设计 | 郭璐 媒体运营 | 银铃 刘冲
内文制作 | 宋慧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 20.5

版次 | 2014年11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220千字

定价 | 5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黄植诚少校 / 005

海水下面是泥土 /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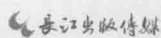
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 / 287

报告文学卷 / 刘亚洲 著

刘亚洲文集 · 卷六



C53
447
V7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联珠斋文集·卷六

联珠斋文集·卷六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黄植诚少校 / 005

海水下面是泥土 / 151

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 / 287

报告文学卷 / 黄植诚少校

刘亚洲文集 · 卷六



8月8日 星期六 上午8时许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停机坪。

今天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几乎见不到一丝云彩。一群叫不出名的小鸟欢快地噪叫着从他头顶上掠过，飞远，渐渐融化在湛蓝的天空深处。他仰起脸来，若是在平时，他会高兴的：正是适于飞行的好天气。然而现在他心头沉甸甸的。在他眼中，竟是满天阴霾。

今天，由他担任考核五大队新飞行员许中尉飞暗仓仪表的科目。现在，许就走在他身后约一米的地方，他觉得有些不自在。他始终没有回头，却总感到有一双无形的狡黠的眼睛凝注着自己。

这是许的眼睛吗？不，许是老实人，他不会用这样的目光看人的。那么是谁的？……

出走的决定，他已经做出有3个月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最近，有由他担任考核暗仓仪表的飞行科目，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好时机！几天来，他偷偷地查看地图、制定航线、计划油量、选择着落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再过一会儿，便是决定性的时刻！

他心里好紧张，宛如拉成满月的弓弦，再一用力，就会戛然绷断。但他表面上却是惊人的沉着：不徐不疾地走着；与那些熟悉的空地勤人员打招呼，脸上尽量带着微笑。

路真长。走了好久，离飞机还那样远。以前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教官，”许说，现在他们并排走着，“你觉得热吗？看你脸上的汗。”

他一惊。天气并不热，不应该出汗的。他一时想不出如何作答，便沉默不语，加紧几步，又把许抛在后面。

“教官，昨天在康乐中心^①演了《无情杀手》，听说不错，咱们……”许见教官不理睬自己，又扯上一个话题。

“不许说这些！”他用低沉的声音喝道。

许立即不吱声了。

国民党空军中等级极其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再说他是个很有威望的教官，许对他一向是言听计从。

他依然摆脱不掉那双无形的眼睛。

他紧张地思索。

终于，他记起来了，那是联队督察室主任的眼睛！

6日夜里，他与4个知心朋友一起喝酒。几杯酒落肚，他的头发晕了。此刻，面对着这些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不能自制，竟举杯道：

“来，咱们一起喝最后一杯酒！”

他醉了。他错了。

次日，督察室主任把他叫去。

“昨天你们几个喝酒了？”

“是的，主任。”

① 国民党军队中供官兵娱乐的地方。

“当时你讲了些什么话？”主任的双眼像剑一样刺向他。

他感到一股寒气逼来。

“没讲什么。”

“没讲什么？‘咱们在一起喝最后一杯酒’是什么意思？”

真厉害！他暗暗叫道。知心朋友看来并不知心。“政治细胞”^①无处不在，4个朋友当中竟有一个！

他坦然地答道：

“那是讲酒话，主任您不必当真。”

主任没再追问下去。当他从督察室出来时，用力地把手心里的汗水甩在地上。

“不能再待下去了，得马上走！”

停机坪上，F—5F型飞机整齐地排成一列，银灰色的机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有几十架F—5E，机身全部漆着花花绿绿的伪装色。

他停住了，用深沉的目光端详着F—5F。今天他们就是要飞这种飞机。

它真像一只老虎，难怪它的名字叫“老虎二号”呢。尖尖的机头略向上仰，尾部稍向下倾，脊背凸起，机身呈蜂腰状。可不，一只活生生的“山大王”蹲在那里。这种飞机是近两年才由美国诺斯洛普飞机公司提供零部件并派出技术人员在台湾装配而成的。是这里最先进的战斗机，号称“空军的支柱”，每架售价500万美元以上。它如F—4鬼怪式飞机一样有两个驾驶座，既可以训练，又可以作战。目前，此种飞机国民党空军只有20多架。

他们向5361号飞机走去。

地勤人员正围着飞机在忙碌。许爬进后座。他也恨不得一步跨进座舱，却故意慢腾腾地，显得一点也不着急，用平静的声音问机械师：

^①国民党空军为了随时掌握飞行人员的思想动态，防止他们驾机起义，在部队中安插了许多“政治细胞”，这些人是秘密的。

“全部 OK？”

“OK。”

他也爬进座舱，开始做飞行准备。他下意识地、不停地向通往飞行员休息室的那条小路上顾盼。他老觉得督察室主任突然会出现，挥着胳膊向这里跑来。

小路上空荡荡的。

8时18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座舱盖关上了。机械师挥挥胳膊，做出放行的表示。他笑了。向机械师伸出两个指头做成“V”形。这是胜利的表达，每次飞行前他都要做这种手势，只是今天却有另一种含义。

那含义是无人理解的。

飞机在跑道上疾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拉杆，机头仰起，离地！飞机像箭一样地射向蓝天。

他舒了一口气，但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知道，即使到了空中，飞向大陆也非常不容易。台湾雷达的涵盖面较广，飞机一旦偏离航线，马上就会被发觉。更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民党空军不断进行反劫机、反起义的演练，空中防范极严。前不久，两架飞机在海峡上空训练时，误入大陆龙田一带，战管部队即急令在空中训练的三大队4架F—104进行拦截，并监护那两架飞机回场落地。现在远不能说大功告成。

大地离他越来越远。他向机外望去，新建的号称亚洲最大的中正国际机场一览无余。那座呈反圆拱形、两翼飞起的候机大厅前，一条高速公路通向台北。他努力睁大眼睛向那里望去。台北被一层雾状的东西笼罩着，什么也看不见。桃园的天气异常晴朗，台北上空却有许多浮云。

做出出走的决定时，他曾下了那样大的决心使自己忘掉家庭，忘掉亲人，特别是忘掉极其疼爱他的妈妈。思想上经过剧烈斗争，他是胜利了。但是现在，在他的计划刚开始实施的时候，他心头竟猛然涌上几许惆怅。

他望着台北上空的白云，突然想：在那一片三角形的白云下，也许就是我的家？他耳边仿佛响起妈妈的声音：

“植儿，妈已经把莲子和白木耳用冰糖熬好，放在冰箱里了。我去拿！”

几乎每次回家，妈妈都会这样对他说。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今后，他不会听到这样的话了。

妈妈年事已高，此一去也就是永诀了。他鼻子一阵发酸，眼睛里突然溢满泪水。

飞机向北飞去。片刻后，机身下已是一片碧绿的汪洋。台湾渐渐从视线中隐去。他向那黛色的岛——他出生并生活了29年的地方——投去深情的一瞥，然后开始全神贯注地操纵飞机。

过了10分钟，他们来到了空靶区。这里靠近台湾海峡中线，离台湾约80公里。他忖道：现在不走，更待何时？他紧咬住嘴唇。

“航向左，”许在后舱告诉他，“我们现在在空靶区。”

“知道了。拉上暗舱罩，开始做仪表飞行。”

“明白。”

后座的暗舱罩拉上后，许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死死盯住仪表。

“先做低空雷达测试科目，”他对许说，“我准备翻筋斗，注意高度。”

“是！”

他首先将机外无线电切断，然后一个筋斗从5000米的高空翻下来，直到20米左右时才重新拉平。

这是超低空了。他清楚，现在飞机已经从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战管部队中，准会骚动顿起。

他推头，加速，直奔大陆而来。

五联队担负的是攻击福州机场的任务，平时经常研究该机场的资料，对它自然十分熟悉。他按照平日模拟训练的航路，贴着海面飞向福州。

前面是东莒岛。“左转，坡度40。”

他默默说道。紧接着又看到一个小岛。“右转，288度。”再向前看，那是什么？闽江口！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一点不错，完全与平时模拟训练的一样准确！

他顺着闽江口超低空进入大陆，首先找福州机场。按训练教材上讲：在闽江上空飞行，看见乌龙江大桥即做转弯，便可对正福州机场。可如今江面上并无铁桥的影子。

他的紧张心情丝毫也没减轻，因为现在并不能说完全脱离了险境，台湾的飞机每时每刻都可能追来。不，不光是飞机，还有飞弹。他记起空总一个长官的话：

“即使降落到龙田机场，我们也可以用飞弹把飞机炸毁！”

不一会儿，他看见了平潭。又飞了几分钟，他判断到了龙田附近。他左顾右盼，没看见机场。他也不打算降落在这里——离台湾太近了。继续飞！

“教官，”许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这会儿我们到哪里了？”

他没有回答，他已经无法回答了。啊，他看见了铁桥。乌龙江大桥！这意味着，福州机场近在咫尺！

现在该把一切向许挑明了。他命令：

“打开暗舱罩。”

一声惊呼：

“教官，现在在大陆！”

“对！”

“我们赶紧左转，90度。回去。”

“我不回去了。”

“什么？”

一阵沉默后，他说：

“我就是要到这里来的，你怎么办？”

老实的许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嗫嚅道：“我要回台湾。”

黄植诚皱起了眉头。怎么办？他陷入思索。许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平时对自己言听计从，岂料到今天他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带他一起降落？不行，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呢？我应当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和权利，岂能因为他是个老实人便迫使他干违心的事？可是，送他回去，那无疑将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从雷达上消失已有40多分钟了，他们一定在寻找，甚至已派战斗机前来，也未可知。

究竟如何是好？在短暂的几秒钟内，他内心翻了好几个个儿，终于拿定主意：纵然冒天大的风险，也要先把许送回去。我绝不能干不光彩的事情，叫别人捣着脊梁骨说话！

他说：“好，我送你回去。”

“回台湾？”

“不，回台湾办不到了，我送你到东引^①。”

耳机里沉默了。许在想什么？

这时飞机已经来到福州机场上空。本来，他打算一到机场上空就按照“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通告”中规定的那样去做：摇晃机翼，减低速度，放下起落架。但现在不能这样做了。他低空穿场而过。飞机掀起的冲击波把树梢吹得死命摇晃。

黄植诚沿着闽江口飞出大陆，把飞机拉升。大海一望无际，波平如镜。几个白色的小岛像珍珠一样嵌在镜中。他仔细搜索四周，一旦发现寻找他的飞机，他就要先敌开火。他是下决心不回去了，哪怕是一死！

9点12分，他飞到东引岛以西两公里的海面上。

① 国民党占据的一个小岛。